

陸宣公集

第四冊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奏草

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
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
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息顧慙非宜進退傍
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謀而
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

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
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
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
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
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
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
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小臣職卑，不敢言事。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然於以國。臣等聞聖恩，竊聞聖恩，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
儉斥遠貪穢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
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
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
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
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
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忽形
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
知眚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

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
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
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
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
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
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
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
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
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
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
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
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
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
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
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
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
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
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
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
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
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
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
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
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
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
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

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
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
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
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
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
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
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
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
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
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
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
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
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

陞宣公集 卷一四
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
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
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